



江

墨武 著

(貳) 南征北討

历史可以创造 世界等你改变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

Jiang Shan

南征北讨

第(910)目 江山 第(1)卷

墨武◎著

江山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著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山.贰, 南征北讨 / 墨武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0.6
ISBN 978-7-222-06300-6

I. ①江... II. ①墨...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32895号

江山 贰

墨武◎著

策 划: 英特颂 / 陆煥峰
责任编辑: 马 清
特约编辑: 邱玲琦 张俊南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开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张	25.25
字数	568千
版次	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300-6
定价	29.80元

经销电话: 021-56550055

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连升九级/001
第二章	难念之经/011
第三章	无妄之灾/023
第四章	新年旧恨/032
第五章	大捧臭脚/044
第六章	惊天预言/057
第七章	索命艳舞/067
第八章	自作多情/077
第九章	图穷匕见/087
第十章	蓬莱惊变/099
第十一章	兄弟阋墙/109
第十二章	奉旨南下/120
第十三章	款款情深/131
第十四章	赌场惊变/142
第十五章	情谊凛然/153
第十六章	瓦岗内讧/163
第十七章	五斗米教/174
第十八章	二分明月/184
第十九章	塞北江南/196
章八十三	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第二章	活色春宫/207
第三章	第二十一章	人赃尽获/217
第四章	第二十二章	硬弩快刀/226
第五章	第二十三章	情成眷属/237
第六章	第二十四章	赐婚使者/246
第七章	第二十五章	何须尔服/254
第八章	第二十六章	千里报警/264
第九章	第二十七章	困守孤城/275
第十章	第二十八章	雁门大战/286
第十一章	第二十九章	前所未闻/299
第十二章	第三十章	柔情铁血/309
第十三章	第三十一章	大破贼势/320
第十四章	第三十二章	宝刀宝甲/330
第十五章	第三十三章	美人再世/341
第十六章	第三十四章	螳螂黄雀/350
第十七章	第三十五章	祸生宫墙/361
第十八章	第三十六章	人不如故/373
第十九章	第三十七章	佛祖不容/384
	第三十八章	惊天之变/392

第一章 连升九级

萧布衣连过三关，眼看就要连升八级，没想到又可连升九级，更没想到，申明公李浑会公然出面反驳。

李浑的反驳没让杨广诧异，群臣却耸然动容，知道至此好戏才算是真正的开始，因为这些内斗的走势决定了众大臣的风向。

杨广双眉一竖：“申明公此言何意？”

李浑颤巍巍地站了起来，轻轻叹息一声：“老臣其实有些话不方便说了。”

“申明公德高望重，还请坐下来说话。”

无论杨广对李浑如何忌惮，如何恨不得这个申明公早死，面子上的功夫还要做足。李浑谢恩坐了下来：“老臣只是觉得……校书郎这官封的还是太小了些。”

群臣一阵哗然，杨广却认为他说的是反话，冷冷道：“那依申明公所言，萧布衣应该担当何职呢？”

“前几日洪儿遇刺，想必圣上也是知道了。”李浑问道。

“董中将，李柱国遇刺一事你查的如何了？”杨广脸色一沉。

董中将是年过半百的老者，一张脸苦大仇深：“回圣上，末将已经竭力去查……”

“那就是还没有查出来？”杨广脸色微沉，“有人行刺李柱国无法查出，那有一日是否有人也会行刺我了？你若是这个都不能查出，朝廷要你何用？”

李柱国解围道：“微臣怎敢和圣上相提并论，叔父绝非是因此事而责怪董中将。”

“那他是什么意思？”杨广面色不善。

“当初萧布衣出手拦截刺客，我回去和叔父一说，都觉得校书郎此人肝胆俱忠。叔父说了，这种忠臣，理应受到封赏。可叔父又说了，我们要是举荐，只怕有人说暗

存私心，今日叔父见群臣议论纷纷，只为校书郎得不到应有待遇鸣不平，这才斗胆举荐。”

杨广这下倒有些诧异：“不知道申明公想要举荐萧布衣何官？”

李浑捋着稀稀拉拉的胡子，道：“老臣觉得太仆少卿一职甚为合适，只是奖赏不够，如果再加封宇文述将军说的银青光禄大夫一职，那才妥当。”

群臣哗然，不可思议，杨广却觉得这个死老头子这辈子总算说了件明白事，不看宇文述，一拍几案道：“既然你们都没有异议，那朕就封萧布衣为太仆少卿，加封银青光禄大夫，众卿家意下如何？”

群臣除了宇文述，都是施礼道：“圣上英明，臣下没有异议。”

萧布衣有些目瞪口呆地站在当堂，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抢了弼马温的官做，还加封个大夫的俸禄。半晌，听到苏威一旁低声道：“萧布衣，还不赶快谢恩？”

萧布衣回过神来，慌忙道：“微臣谢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”

杨广摆摆手：“免礼平身，众卿家，若是无事的话……”

“圣上，微臣有点事情。”萧布衣突然想起了什么。

“何事？”

“回圣上，臣本不想多事，只是……”萧布衣犹豫道，“臣在东都城的平安客棧遇到一人，他是张须陀大人手下的一名偏将，叫做秦叔宝。”

杨广有些诧异道：“秦叔宝不征伐贼党，跑到东都来做什么？”

虞世基快步上前：“回圣上，圣上不是说有些日子没有见到张将军，可是张将军才败王薄和杜伏威后，又要征伐贼帅左孝友，军务繁忙，实在不能赶来京都和圣上见面。”

杨广听到张将军三个字，眼前一亮：“朕知道张将军劳苦功高，他不来见朕，那是为朕的江山着想，朕不会怪他，只是朕真的有些想念他了。”

萧布衣听杨广口气和善，不由对张须陀此人敬仰无限，暗想人家不怕马屁，混得也是一样好。虞世基道：“当时微臣出个主意，就让画师快马加鞭去赶画张将军的画像，拿回来给圣上看看也是一样，其实萧少卿要是不提的话，微臣也要和圣上说起这件事情。”

杨广打了个哈欠，挥挥手道：“今日已晚，明日宣秦叔宝见驾吧。”

第二日，萧布衣先去了修文殿，虞世南早早迎上来，告诉他虽没有圣旨，可是这里他不需要来。萧布衣有些沮丧，旁人却都艳羡不已，就算柳顾言也对萧布衣赞赏有加，说早知萧布衣绝非池中之物，这次从池子中跑出来，那是前途不可限量！

萧布衣身为太仆少卿，办公地点改到了太微城，和御史台离的不远。太仆寺本有卿一人，少卿两人，太仆卿杨义臣讨匪在外，另外一个少卿空缺，太仆寺眼下他最大，做事无忧无虑。

萧布衣到了官署，先听手下汇报，大略知道太仆寺分为乘黄、典廐、典牧、车府四署。署下官员分令一人，丞不等，除了四署令丞归少卿调度外，还有诸牧监分散京都

各地，牧监又分上中下三等，主管牛马之生育以及牧养……

接待萧布衣时，三令在场，分别为典厩令单修文，主要掌管饲养马，给养杂畜；典牧令钱牧，主要负责杂畜供给以及酥酪脯腊之事；车府令张祥，主要是负责王公以下车路和马匹驯驭之法！

萧布衣听三人汇报完毕，问：“乘黄令呢？”

单修文陪着笑脸解释道：“乘黄令赵成鹏主要负责王公之上的车路和马匹驯驭，他知道少卿要来，早早的等候。但是无忧公主让他去教骑马，不敢有违，只能前往，让属下三人向大人说一声，宽恕他失礼之罪。”

房门“咣当”大响，一人气喘吁吁冲了进来，大声道：“大事不好了！”

萧布衣正享受着难得人上人待遇，听有人惊喊，霍然睁开双眸。那人见萧布衣双眸寒光闪烁，差点吓得坐到地上，不由自主地倒退几步。

“什么事？刘江源？大人面前不得无礼。”钱牧急声道，“回大人，此人叫刘江源，本是太仆寺的乘黄丞，是乘黄令赵成鹏的手下。”

“大……大人……大事不好。”刘江源瘦小枯干，不知是冻是怕，浑身都在打哆嗦。

萧布衣郁闷，心道你让老子休息一天行不行？老子最近提心吊胆，拍马吹牛的好不容易混个官当当，怎么头天上任就会有事？

“有事慢慢说，天塌下来，还有四个署令顶着呢！”

刘江源苦着脸：“只怕署令也是顶不住。”

萧布衣无知无畏：“既然他们不行，你可以把事情向我说说。”

刘江源慌忙道：“今日乘黄令赵成鹏去教公主骑马。本来好好的，没想到乘黄令才离开半步，马儿就惊了，把无忧公主从马上摔了下来。”

三署令脸色苍白，却很奇怪，乘黄令在太仆四署令中最为稳重，因为是给皇子公主，皇亲国戚等驯马教马，闭着眼睛都不会让马主有事，这次怎么会让无忧公主掉下马来？这事情可大可小，怪不得刘江源害怕。

萧布衣皱眉问：“那公主摔伤了没有？”

“具体如何属下不清楚。但公主不传御医，却扣住乘黄令，只说太仆寺办事不力，让少卿去领人。”

“无忧公主？”萧布衣脑海中闪过那个金顶玉帘的小轿，暗想不会这么巧吧，要是那个公主的话，倒可以讲讲情面，可若是南阳公主那样的，自己还是不要主动送上门去。

萧布衣事事不想成功先想失败，不想名声先想陷害，这样才能让他处处避过危机。三署令都在为乘黄令脑袋发愁的时候，他却为自己的脑袋着想。

见三署令都望着观世音一样的望自己，萧布衣只能硬着头皮道：“看着我干什么，属下有责，我这个属上当然要替你们分担些。单修文，你会喂马吧？你跟我看看，马料是不是有问题。钱牧，这快要过年了，你负责酥酪脯腊之事，带上点无忧公主喜欢吃的点心果脯什么，让公主开开心心对大家都有好处，顺便记得问问，无忧公主过年需要

些什么，早些准备才好。张祥，你虽负责王公之下马儿的驯驭，可乘黄令既然出了纰漏，如果公主一时间雅兴大发，还要骑马的话，我只怕你要顶上一阵子，我对这个可是一窍不通。”

萧布衣把责任分摊完毕，自己什么事情不管，三位属下佩服，齐声道：“大人英明，属下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”

一少卿三署令外加一个署丞，五人说不上浩浩汤汤，却也是趾高气扬的出了公署向紫微城进发。才过了兴教门，就听有人招呼道：“萧大人，这么巧的碰到你。”

萧布衣见是孙少方，倒有些意外之喜：“孙大人今天不当值吗？”

孙少方苦笑道：“萧大人，你叫我大人，这可折杀我了，萧大人有事？看我这嘴，不该问的。”

“没什么要紧事。”萧布衣轻描淡写道，“去宫中为公主驯马。”

孙少方看了一眼他身后跟着的手下，心道萧布衣才当上太仆少卿，这排场可真不小，驯马也要三署令一署丞跟随。他不知道还有个署令在宫内扣着，不然多半会吐血。

“萧大人明晚可否有空？几个兄弟在武德殿前见萧大人大展神威，钦佩不已，只可惜萧大人不能统帅我们卫府的禁卫。都和我说了，想和萧大人再喝两杯，又怕你……”

孙少方欲言又止，萧布衣回头问单修文道：“典厩令，我明晚有事吗？”

单修文苦着脸：“大人明晚的公事是应该没有……”

他不知道萧布衣想让他说有事还是没事，只能含糊其辞。萧布衣开心笑道：“那就是没事了，孙亲卫，明晚约好，痛痛快快喝上一杯。”

孙少方大喜：“萧大人果然爽快，孙少方谢过。”

萧布衣心想谢我做什么，难道你有求于我？可我不过是个马官，找匹好马给你借花献佛倒可以，要是别的也无能为力。

五人离开兴教门，才行不远，萧布衣突然想起：“这个无忧公主为什么要学骑马？”

钱牧眯缝着针眼道：“回大人，公主为什么想要学骑马，我们怎么敢问？”

“无忧公主为人怎么样？”萧布衣又问。

张祥憋出了一句：“回大人，无忧公主的为人，我们这帮属下如何敢品评？”

萧布衣点头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，不错，不错。”

三署令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个少卿是夸奖还是讽刺。

几人进了深宫，只见宫殿密布森严，都是谨言慎行。来到公主居住的宫室前，更见脚印稀少。萧布衣暗想，这个宫殿看起来倒有些寂寞。

萧布衣报了身份，就有宫人领他们去后花园，一路行来，白雪皑皑，梅香暗传。才到了后花园，就听一个女子大声道：“乘黄令，你这雪人堆的不好看，重新来过。”

萧布衣心中一动，举目望去，一个戴着幂罗的女子孤单单的坐在亭子里，姿态虽美，却有些忧愁寂寞，哪里是什么无忧的样子？喊乘黄令堆雪人的女子，赫然就是行刺

李柱国那天遇到的丫环。她身边立有一人，愁眉苦脸的正推倒了一个雪人。

丫环听到脚步声，抬头望过来，大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萧布衣陪个笑脸道：“太仆少卿萧布衣过来给公主问安，还劳烦通传一声。”

他不过是走个过场，没想到丫环倏然叉腰戟指道：“好你一个太仆少卿，你的属下不能尽责，摔坏了公主，你此时才赶来，已经是疏忽职守，公主千金之体，如今不能动弹，你说你该当何罪？”

四署令都敢怒不敢言，萧布衣收敛了笑容，冷冷道：“乘黄令粗心伤了公主，理应重罚，我身为太仆少卿，不能免责。但我是朝廷命官，就算有错，也要圣上知晓，刑部下文，大理寺来审才是大隋律历的规矩，你一个公主身边的丫环而已，不知道官有几品，职责有何？指着朝廷要员指手画脚，询问该当何罪，是不知道大隋的律历呢，还是在公主身边没有学会做下人的道理？”

丫环愣了，哑口无言。

萧布衣笑的时候，让人如沐春风，可他要是板起脸来，小月见了竟有点心寒。不想折了威风，小月道：“你神气什么，你以前不就是个校书郎？”

“不错，我以前的确是校书郎，不过如今升为太仆少卿，倒是圣上钦点，不知道你可有不满？”萧布衣不咸不淡的问。

小月俏脸涨得通红，那面的公主却已道：“小月，不得无礼。”

小月眼珠一转，突然“扑哧”一笑道：“萧少卿，我方才是给你开个玩笑，希望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见怪才好。”

“哦？”萧布衣笑道，“那我方才也是开个玩笑，小月姑娘也请不要见怪才好。”

小月不再多嘴，回手指道：“公主摔的不轻，你就算是少卿……”她话未说完，人已愣在了那里。公主不知道何时已盈盈站了起来，款款向萧布衣走来。小月高声道：“公主，你方才扭了脚，千万不要乱动，御医很快就来了。”

“一点小伤，不妨事。”公主双眸如水，含义万千，“上次萧少卿仗义出手，我还没有谢谢，这次再见，总是要说一声感谢。”

萧布衣施礼道：“举手之劳，不敢言谢。放走刺客，汗颜之至！”

公主听到刺客两字，略略垂眉：“刺客是谁，萧少卿可有了眉目？”

萧布衣摇头笑道：“微臣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这查贼办案的事情，不归太仆寺来管。”

公主道：“那实在可惜了。”

萧布衣歉然道：“公主不慎跌落马下，不知道可有大碍？乘黄令粗心大意，回去下官定要重重责罚！”

公主摇头，脸上幂罗珠玉叮当作响：“没什么大事，只是小月大惊小怪罢了，我有些闷，就让赵成鹏帮我堆个雪人，只是堆来堆去总不能让我满意。萧少卿，你能帮我堆个雪人吗？”

她吐气如兰，软语相求，双瞳剪水，望着萧布衣。

四署令面面相觑，想不到公主让太仆少卿跑过来，竟不过要堆个雪人，这事简

单，只以为萧布衣堆个雪人就好，大家皆大欢喜。不料萧布衣施礼道：“微臣恕难从命。”

小月双眉一竖：“萧布衣，公主看得起你，让你堆个雪人，我没有资格说你，难道堂堂公主也没有资格？”

“小月，不得无礼。”公主盯着萧布衣道，“少卿，不知道你能否给我个拒绝的理由？”

“回公主，在下职责所在，是为圣上养马驯马，培养出天下一等一的马匹。”萧布衣微笑着，“微臣食君俸禄，不敢说与君分忧，却也只想兢兢业业就好。公主可让我帮助驯马，却不能让我去堆雪人，这并非微臣的职责所在！”

“既然你说可以帮我驯马，”公主淡然道，“那我想骑马了，不知道少卿可否教我骑马？”

萧布衣微愕：“臣忝为太仆少卿一职，教人骑马并非所长，不如让乘黄令……”

“你不如让乘黄令摔坏公主好了。”小月大声道。

萧布衣皱眉：“既然公主不信任乘黄令，那车府令也是精通驭马……”

“车府令？”小月冷笑道，“看来萧大人也是不懂规矩！这车府令只负责王公之下的驭马事宜，你让他教公主驯马，可是看不起公主？”

萧布衣无可推脱，只好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微臣从命。”缓步走到园中的那匹红马边，发现此马难得的神俊，暗道乘黄令挑选马匹的眼光确实不差。

目光从马颈上一划而过，微微皱眉，四下望去，乘黄令早知道他的意思，奔出去就要去取马凳。公主当然不能独自上马，要踩马凳才能上马，然后手下牵着马溜，这教乘马如果不出事，倒算不上什么辛苦活。

公主不等马凳过来，就伸出手来道：“萧少卿，请扶我上马。”

乘黄令止住脚步，其余的三令一丞都是面面相觑，有些愕然。公主千金之体，虽是教她乘马，可不要说扶，就是手都不能碰一下，这也是宫中的规矩。可公主主动伸手，萧布衣倒是不能拒绝。

公主玉腕胜雪，指若春葱，萧布衣伸手搭住，只觉得触手冰凉，却是柔若无骨，低声道：“公主小心。”

公主只觉得被宽厚温暖的手掌握住，转瞬一股大力传来，人如腾云驾雾般飞起，不等惊呼，已经坐在马上。

萧布衣牵马缓行，绕着后花园转个大圈，行到一座假山处，突然心中一凛，只觉得手中缰绳发紧，红马长嘶一声，竟要人立而起。

“哎哟……”公主高喊了声，就要从马背上滚了下来。

萧布衣应变极快，低喝一声，反身一掌压住了马儿的脖颈，马儿人立而起，力道十足，却被他硬生生的压住了起势。萧布衣身形一晃，已经扶住了公主的手臂。

公主在马上晃了几下，稳住身子，眼中有些诧异，娇声道：“吓死我了。”

萧布衣眼眸闪过古怪：“公主受惊了。”

远方的四署令见到又是惊马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就要冲过来，见萧布衣居然

能止住惊马，对这个太仆少卿可算钦佩到了十分。

“好在没事。”公主马上道，“萧少卿，你的本事比乘黄令还好呢，偏偏说什么不精马术，可是不想帮我吗？”

她说的是责怪之言，可口气却是小女孩撒娇一般，眼中满是笑意。男儿落到如此温柔乡中，难免不心旌神摇，萧布衣却是冷的和冰一样，目光又从马颈扫过去。

“少卿，你怎么了？”公主吃吃问道，眼中有了不解。

萧布衣终于道：“微臣有句话，不知道当问不当问？”

公主笑容敛去，轻声道：“不知道少卿要问什么？”

“微臣虽没有什么大才，却自认做事认真，兢兢业业，”萧布衣眼中寒光闪现，“乘黄令和微臣想必一样，都是专心教公主骑马，却不知道我们哪里得罪了公主，要公主刻意为难我们？”

公主轻垂眼帘，低声道：“少卿在说什么，我怎么不清楚？”

萧布衣嘴角冷笑，声音却还平静：“马儿是好的，驯马的人也是好的，这马儿一天两惊，很是出人意料。微臣眼神好一些，见马鬃上有了点血迹，也见到公主手里的银针。公主方才用针刺马儿，马儿疼痛，这才惊起。微臣不解公主所为何意，还请公主解释。”

“我一定要解释吗？”公主冷冷地问。

“公主千金之体，高高在上，当然可以不向我解释！但公主对微臣有什么不满，大可直说，针刺马儿的事情，微臣斗胆恳请，不必再做了。”

二人目光一对，都看出彼此的敌意。

公主凝望萧布衣良久，这才摊开手掌，露出一根银针，手掌微微倾斜，银针已经落入雪地，转瞬不见：“少卿目光如炬，我今日总算见识了一次。”

“公主过奖。”

“我累了，回转吧。”公主意兴阑珊，挥挥手道。

萧布衣点头，牵马回转，扶公主下马后道：“公主，今日天已晚了，若是公主还有骑马的兴致，以后再请吩咐。”又使了个眼色，典牧令拎着礼盒上来，“公主，今日赵成鹏粗心大意，让公主受惊，好在公主宽宏大量，这点礼物算是太仆寺上下的歉意，还请收下。”

小月毫不客气地收了过去。

萧布衣施礼道：“公主如无他事，少卿告辞。”

见公主不置可否，萧布衣带着手下离开了花园，转弯处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，只见公主立在那里，白衣胜雪，却比雪花还飘忽难以捉摸。

“公主，他们走了，回去吧，别冻坏了身子。”小月拿着礼盒，打开看了眼，有些惊喜道，“公主，这里有你喜欢吃的果脯……”

公主不望果脯，落寞地坐了下来：“小月，要过年了吧？”

“是呀。”小月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愣在那里。

“过年了，就要开春了。”公主眼中终于露出焦虑之色，“开春了，我就要嫁去突

厥了。小月，我不想嫁去突厥，你一定要帮我想个办法才好。”

小月无奈道：“公主，我哪有什么办法？”

“都是李敏那个老贼，”公主愤怒的一拍桌子，茶杯乱响，“他儿子不学无术，偏偏要向父皇来提亲，我拒绝了他，他们就怀恨在心，向父皇说我的坏话，要把我嫁到突厥去。父皇除了大业，什么都不想，居然听信了他们的话，如今李敏的儿子死了，也算是报应。只是报应应该给他们，为什么要让我无辜受到牵连？”

小月脸上满是哀愁：“公主，岳芮平好在回转了，只是重伤在身，再行刺那个老贼是不行了。今日本来说好了，要惊马受伤要挟萧布衣，让他给你想个方法，你为什么中途而废，白费了我们苦心的算计？”

“他发现了我们的计策。”公主无奈道，“我只怕要挟不成反倒多个敌人。这人极为聪明，我们骗不过他！”

小月撅着嘴：“他这么聪明，却是冷血，公主你这么对他软语相求，他竟然对你不动于衷，瞎子一样。”

“我就算嫁个瞎子瘸子，也不会去突厥，如果真的要我去突厥，我毋宁死！”公主斩钉截铁的说道。

小月眼珠一转，哑然失笑道：“如果公主连瞎子瘸子都肯嫁的话，我倒有个好方法。”

“什么方法？”公主急声问道。

“我听说萧布衣尚未娶亲，极得圣上和皇后的器重。”小月笑道，“公主要是嫁给他了，自然不用去突厥和亲。”

公主一呆：“嫁给他，怎么嫁给他？”说到这里她有些脸红，想到萧布衣扶自己上马的情形，耳根发热。

小月叹息一口气：“公主，我看你是急傻了，离开春还有几个月，只要我们好好想个办法，嫁人不比杀人，总是容易一些。”

公主垂下头来，却在想，嫁给萧布衣比起去突厥来，好像也是个不错的主意！

萧布衣回转客栈，就有一人带着护卫迎过来，原来是典厩丞赵凌晓请他到太仆府居住。萧布衣暗想，住什么太仆府想必比客栈要强了很多，索性带上杨得志和胖槐一同前往。他们行李简单，几人在十数个护卫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开拔。

太仆府在履顺坊，和李靖办公的地方思恭坊相邻，倒也方便。虽没有裴宅的豪阔，却也绝对不小，画梁雕栋，飞檐翘角，豪奢异常。

太仆府有湖有山，有竹有松，赵凌晓介绍妥当，留下两个兵士守着太仆府，然后问清萧布衣的喜好，出门采购日常所需之物。萧布衣带着兄弟游览太仆府，走了炷香的工夫竟然没有看完，可见宅邸之大。

胖槐走得脚累，进了一座厢房，一屁股坐下来，嚷嚷道：“奶奶的，不看了不看了，有时间再说。老子头一回住这么豪阔的地方，可要好好的享受一把。”

“怎么享受？”杨得志问。

“这里只有我们三人，房间却最少有三十间还多，一人住十间不成问题吧？”胖槐很有占有的快感。

杨得志看了他一眼道：“我住一间就好，为了省钱，在客栈和你住一间，听呼噜都听累了，今晚总算可以睡个好觉。”

“那你的九间给我。”胖槐憧憬道，“我一人住十九间的房子，今夜可要好好的爽一爽。”

“你一个人怎么住十九间房子？”萧布衣问道，“难不成把你大卸十九块，一个房间里放上一块？”

“少当家你真的够恶毒，我没有得罪你吧？”胖槐大为不满，“我虽然不聪明，也不会蠢成那样，我准备上半夜睡一间房间，下半夜再去睡一间房间，另外十七间出租赚点开销，咱没有少当家的能力，做不了太仆少卿，做个店老板不也很威风？”

“秀逗，看你这点出息，不知道你在享受还是在遭罪。”杨得志做个鄙夷的手势，“对了，布衣，和你说件事情，你如今肯定在京城不能抽身，我准备这段时间去江南一趟，看看是否有卖马的门路？”

萧布衣知道，杨得志既然提议，就有了他的打算，刚要点头，突然扭头向一旁看过去，身形一闪，已经蹿出了房门。

两兄弟紧跟不舍，见萧布衣已经站到一个房间门前，双眉紧锁。

天色已暗，“咚”的一声响从房门内传了过来。

“鬼呀！”胖槐哇的一声叫了起来，杨得志怒瞪他一眼。萧布衣敲门道：“不知道何人在此，可容我进来一叙？”

房门“咯吱”一声响，胖槐吓得连连后退。一人探头出来问：“萧大人最近有空了吗，要找我聊什么？”

萧布衣愣住：“贝兄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我怎么不能在这里？”贝培黑着脸，“我和萧大人出生入死，并肩御敌，如今萧大人官运亨通，位及四品，又是大宅，又是美女，贝培却只能在客栈栖息，盘缠用尽，如今暂且在太仆府住几天，不知道萧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萧布衣连连点头：“贝兄大可来住，这里房子极大，我正嫌寂寞一些。”

胖槐和萧布衣离开后才道：“太不像话了，布衣，这人真的没有规矩，要不是你拉着我，我真的想让他知道什么是谦逊。”

他没有出塞，也就没有见过贝培，可听杨得志说过，这次见到，感觉说不出的讨厌，当然还有点怕。

萧布衣看看双手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我方才好像没有拉人，得志，你见我劝阻谁了吗？”

杨得志摇头：“我只感觉有人在我身后发抖，只怕别人射出冷箭来。”

胖槐有些脸红，仍感觉贝培在这里很是别扭，“少当家，我觉得他来这里，就是想监视你！裴茗翠对你不放心，知道你不停地想要造反。不如我们齐心把他赶走，你说如何？”

萧布衣打了个哈欠：“这里房子也多，他和我没有什么利害冲突，我那么起劲做什么，很晚了，洗洗睡吧。”

胖槐慌忙叫道：“少当家，你这怎么连个丫环都没有，你这么有钱，明天买几个丫环吧？”

“砰”的一声门响，萧布衣懒得回答，关门送客。

胖槐心有不甘，“得志，你说说少当家，已经是四品的大官了，丫环都没有一个，也太寒酸了点了吧？”

见杨得志无语要走，胖槐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大声道：“得志，今晚我们扮作鬼去吓吓那小子如何？我觉得他对少当家不怀好意，我们……”

“砰”的又是一声门响，杨得志也带上房门，没了声息。

胖槐嘟囔道：“无胆鼠辈，都不敢得罪人，看我今晚去把他吓走。”一阵冷风过来，胖槐只觉得脖子后有些发冷，回头望过去，只见一双黝黑的眼睛幽幽地望着自己，不由一声惨叫道，“我的妈呀……”

第二章 难念之经

第二天早上，胖槐被贝培的一双眼睛吓得不敢，死活不敢出门。萧布衣懒得理他，径直到了衙署，屁股还没有坐稳，乘黄令就走了进来：“萧大人，张须陀大人帐下的秦叔宝、程咬金求见。”

萧布衣早早的来到衙署，就是在等他们：“请他们进来。”

乘黄令出去片刻，门外已经嘈杂阵阵，一人高声道：“你们这个少卿左一个不在，右一个不见，今日终于肯见我们，可是知道皇帝老……”

“咬金。”一人低喝道。

“我是说，今日你们少卿可是知道皇帝老大的不满意，只怕受到责罚，这才不得不见我们吧？”

萧布衣微笑起来，暗想秦叔宝人甚为沉稳多思，考虑周到，程咬金这人确实粗中有细，总是能自圆其说。

站起来迎了上去，萧布衣拱手道：“两位辛苦了，请坐请坐。”

程咬金嘟嘟囔囔的走进来，见太仆少卿就是萧布衣，下巴差点砸到了脚面：“萧布衣，怎么是你？你们秘书省如此贫困，做事的地方都没有，要跑到太仆寺来办公？”

“大人在此，不得无礼。”乘黄令低声喝道。

秦叔宝已认得萧布衣的官服，诧异道：“萧兄就是太仆少卿吗？”

“秦兄说得不错。”萧布衣含笑说道，“只是我这太仆少卿近几日才上任，知道两位兄台会来调马，今日特意在此等候。对了，兵部的批文可曾下来了？”

秦叔宝拿出兵部的批文递给萧布衣，恭敬道：“萧大人，前日见了圣上，昨日我到兵部领了批文，张将军那面军粮马匹器械都有缺额，还请萧兄早日办妥为盼。”

“典厩令，”萧布衣询问道，“五百匹战马什么时候能准备好？”

单修文接过批文，面有难色：“回大人，还需要几天吧。”

“还需要几天？”程咬金火一下蹿了起来，“我们来这里近一个月，你可知道一个月来张将军疆场出生入死地卖命，大雪冰封还在苦苦和贼兵交战？皇上都说了，让你们处理这件事情，你们拖拖拉拉，信不信我到皇上那里去告你疏忽职守，砍了你的脑袋？”

单修文秉公处理，左右为难，萧布衣点点头：“典厩令，为什么要几天时间准备？”

“正常情况下，平乱剿匪的马匹都是地方提供，”单修文苦笑道，“不过因为道路并不太平，今年运到东都的马匹也少了很多。张将军的情况特殊，特殊情况特殊对待，这才在东都调马。不过要在东都调马，需要兵部下文，太仆寺报上各处马匹的明细，再由兵部管辖的驾部审度检验，然后再由太仆寺处理些杂七杂八的事情，驾部也要沟通，一来一回还是比较耗用时间的。”

程咬金还要发火，秦叔宝扯了他一下，抱拳对萧布衣道：“末将知道，大人定会尽快处理，只请大人多多费心。”

萧布衣看到二人的举动，心中好笑，他早就有意拉拢二人，让单修文说出难处，不过是加点自己做事的分量罢了。道：“张将军浴血奋战，保家卫国，我等不能跟随他杀敌也就罢了，若能帮手，那是断然没有拖张将军后腿的道理。典厩令，你今天晌午前务必要把最新的马匹明细送到驾部，我先和秦将军、程将军去驾部沟通其余的事情，所有的事务务求并行处理。乘黄令，典厩令做完明细一式两份，你去兵部报批，另外一份送到驾部，看看能否尽快处理好一切，让两位将军早日启程。”

典厩令和乘黄令互望一眼，对于这个大人的安排倒也信服，以前他们做的是单线，萧布衣把他那个后世并行流水线的技术小小的用一下，已经让他们觉得新奇，秦叔宝却更感慨道：“萧大人齐头并进的方法，实在是开本朝的先例，叔宝佩服。”

“我看也是稀松平常。”程咬金嘟囔道。

萧布衣带着秦叔宝和程咬金到了驾部，正逢上李靖。李靖有些惊喜：“布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被封官太仆少卿，还没有来得及恭喜。”

萧布衣笑道：“二哥客气了，我这有兵部的文书，你看看如何尽快处理。”

李靖看了批文，吩咐手下处理，然后道：“布衣，我们驾部需要清点你们太仆寺提供的明细，然后选备马匹，依次清点，记录在案。布衣，按照规矩的话，还要等你们太仆寺典厩令的文书到来才好。”

程咬金虽然抱怨制度繁琐，通过李靖所言，却也知道人家萧布衣是公事公办，见他认识驾部的人，一旁道：“萧大人，法理不外人情，嫂溺叔援之以手，事急便可从权也。”

他说的乱七八糟，李靖看了他一眼，心道此人粗莽胡说八道，又看了兵部文书一眼，眼前一亮：“这位难道就是张将军手下的三虎之一程公吗？”

“程公不敢当，程咬金就是我。”程咬金大大咧咧道，“不过你既然认识我，我想这请调马匹一事应可酌情处理吧？”